

诗地

诗话

马斗全

《诗经》有《国风》《大雅》《小雅》等篇，后世便以“风雅”指诗，也用来指诗人的才华与风流，而有“风雅士”“风雅客”之谓。古来又多有“亲风雅”“风雅不坠”“风雅至今传”之说，是对风雅的向往和赞赏。风雅已成历代文人的普遍追求，至有“风雅渴”之说，如宋代诗人陈造便数有“风雅渴”之句，黄庭坚也有“以救风雅渴”句。苏舜钦、欧阳修、周敦颐等名家，处风雅之世尚且有“风雅久零落”“风雅久寂寞”“风雅久沦落”之类感叹，可见古人对风雅企盼之切。

到而今，我们同样盼望风雅，不能只空有“附庸风雅”的调侃语。

所幸，风雅千古流传而未坠。山右诗坛便多风雅之士，盟主非罗元贞教授莫属。兹举一事，可见罗先生之风雅多趣。罗先生遗稿中有一纸“判词”：“自古《国风》十五，首重《关雎》。而今家缔两仪，先从礼爱。定、合虽有同乡之说，杭、徐究无半面之缘。不因孤雁哀鸣，亡妻深悼，竟逞登徒饿思，玉女横挑。细按句里游词，实类街头调戏，依法罚打五十十大板，以儆效尤而敦风化。”其下还加了一句：“不服可于三日内上诉。”落款是“南都都御史”。那是罗先生从杭席洋先生诗中读出其向女诗人徐翼存表示倾慕之意，虽心喜而愿两位单身老诗人能结合，但却以“都御史”身份发“判词”斥之，并且还要打杭五十大板。“判词”中的“定、合”，系定远、合肥之省

诗地

时节

郑学富

农谚说：“小雪铲白菜，大雪铲菠菜。”小雪时节，正是大白菜的收获储藏最佳时期。大白菜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，早在新石器时期的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就发现了白菜籽。大白菜古时称“菘”。晋代张勃撰写的《吴录》记载三国时期东吴的军事家陆逊“催人种豆、菘。”到了唐代，大白菜被广泛种植，并且是宴请宾朋的一道佳肴。唐代文学家韩愈一生坎坷曲折，分司东都洛阳时，与孟郊、卢仝、李贺、贾岛等形成了“韩孟诗派”。有一年冬天，他们在一起饮酒论诗，韩愈把新收获的“菘”切成细丝，和新挖出的冬笋一起慢炖，众人品尝后赞不绝口，韩愈兴奋之余，写下了“晚菘细切肥牛肚，新笋初尝嫩马蹄”的诗句，盛赞“菘”之美味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好友周载罢渝州太守后回到郢州别墅，特作诗《送周使君罢渝州归郢州别墅》，曰：“只恐鸣驺催上道，不容待得晚菘尝。”把未能吃到晚秋的菘

称，杭先生与徐女史的籍贯。杭先生不服所判，以《反判吟》诗“上诉”，罗先生又步其韵有《驳杭老〈反判吟〉》，“维持原判”。

罗先生游览晋祠时，见树枝上挂有诗笺，系游晋祠之感，诗颇佳，未署“山左宋剑秋”。从此心牵该诗而亟欲见作者。“山右三年苦访秋”，终于探听到宋剑秋是太原重型机械厂医院大夫，从此相识而为好友。这位宋大夫，也是位风雅客，因有诗而无赏者，便挂枝而去，让清风去赏，却因此得识罗先生，并通过罗先生认识几位优秀诗家，而传出一段诗坛佳话。

罗先生的亲家薛青萍先生，也是一位诗人，一次带着诗稿去会诗友，包在一起的诗稿不小心被小偷当钱包偷走了。一下子丢了许多诗稿，比丢了钱包更心疼。虽悔恨不已，但亦不能无诗，诗为：“十载奚囊七百篇，时穷不值半文钱；误将诗稿当钞票，贼比诗人更可怜。”痛惜而不乏风趣，读之令人解颐。

有一年初秋，张希田先生等几位诗人自太原驱车往历山参加诗会，谁知山里修路却不在前方路口竖告示，待驰进好久后，才知道不许通行。在大山里绕来绕去找不到路，最后总算找到晋城市，再绕一个大圈

子去沁水，要多跑好几百里。大家又热又累而抱怨不止时，有人在车中成诗一首，最后两句为：“知是天公别有意，为教多看几程山。”一车的坏心情，即刻就烟消云散了。

尤应一提的是，1999 年秋，全国中青年诗会在湖南郴州召开，那里是秦少游留下名句“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”的地方。会中一夕，于钟珩先生置酒便江边，邀《海岳风华集》入选作者雅聚。月清风清之夜，十数人联句斗韵，飞花斗酒，风流倜傥之状，不难想见。数诗友有诗记之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熊盛元先生长诗《秋江夜饮歌》。熊君为同代诗人之翘楚，所作极见才情，真是事雅诗亦丽。“赋罢新诗天欲旦”，教人想起李白与朋辈十数人玩月孙楚楼歌吹达曙事，想起陈与义与诸豪英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的午桥之会。我因故未能赴会，错过了这样的雅会，真是不胜遗憾。

我也曾经历过好几次风雅会，最堪忆者为前年中秋的乔家大院赏月活动。中秋为诗人最看重的节日，所谓“人间重此夕，一岁号佳赏”。所以自古至今多有诗酒相聚共同赏月者，中镇诗社有好事者提出希望中秋雅聚一起赏月赋咏，乔家大院有人闻

悉后，说愿意提供场所与接待服务，甚是令人感动。在乔家大院一起赏月，自然再好不过了。诗社即发出通知，愿意聚而赏月者，可来乔家大院。是日不期而至的社内外诗人约 40 人。入夜于乔家大院保元堂楼上赏月，我作了一首诗：“今夜中秋月，依然古月华。异于前古者，着意照乔家。”这样的中秋赏月雅事，已是古来少见，而更令人惊喜的是，还有全国各地无数诗人遥与乔家大院诗人同时赏月！中镇诗社借助现代通信手段，事先发布了同时赏月信息，与各地欲参加活动的诗友相约晚八时半“开赏”。是夜有成千上万诗人同时赏月，乔家大院只不过是赏月中心。外地还有诗人也召集一些诗友相聚，与乔家大院诗人同时赏月。如老诗人段惠民先生便与本地诗友聚于翠岭西河庐饮酒赏月，所以诗有句为“乔家大院驰微信，翠岭小楼开绮筵”，被戏称为同时赏月活动分中心。丁酉中秋这样的风雅活动，古代诗人是绝对想象不到的。参加活动的诗人们，也一定会终生难忘这次中国诗史上空前规模的中秋赏月盛事。因同时赏月者诗作很多，随后乔家大院和中镇诗社整理编辑为《月满乔家》一书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罗元贞等先生的风雅多趣，“海岳”诸诗人月下诗酒会的风流倜傥，中镇诗人和各地诗人的同时赏月盛举，皆堪称当代之风雅，可证“风雅至今传”。

先，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，何也。”齐老称白菜为“蔬之王”，可见其钟爱程度。

古人有“春初早韭，秋晚晚菘”之说，大白菜必须在小雪之后收获贮藏味道才甜美。宋代范成大有《田园杂兴》诗曰：“拨雪挑来塌地菘，味如蜜藕更肥浓。朱门肉食无风味，只作寻常菜把供。”是说冬日雪后的白菜比蜜藕更加鲜美。也就是说白菜必须经过雪霜打后味道才甜美。白菜在收获前十天左右即停止浇水，以防止冻坏，收获时尽量选择在晴天进行。收获后菜帮生硬，味道青涩，不能马上储藏，要将白菜根部向着太阳晾晒 3 至 4 天，待白菜帮发软后再储藏。这样白菜既好吃又耐储存。通过科学实验发现，白菜之类的蔬菜里含有淀粉，经雪霜以后，淀粉在淀粉酶的催化作用下就会水解而变成麦芽糖，麦芽糖再经过麦芽糖酶的作用变成葡萄糖，葡萄糖是甜的，并且容易溶于水，所以，白菜就变得味道醇厚丰满，香甜可口。

诗地

杂感

诗意话银杏

宋扶日

时光瞬逝，不觉间，又到了寒意渐浓的时节。一片片银杏叶，已然散射出道道澄黄的灿光，在晴朗的天际边缘，突显着交叠错杂的视觉震颤，在日渐萧肃的环境中，萦绕着热烈与感伤的和鸣……

银杏树极富观赏价值，且因生命力极强，其高壮的体躯中，流淌着亘古恒长的“血液”，所以颇受人尊崇敬畏。

民间称其为“公孙树”，寓意“公种而孙得食”，还将其视为贮存精神灵力的存在，甚至视为精神支柱，可见其生命力及感召力多么敦厚深重。

豫东某些村落还有将其与人类始祖伏羲，融为一体的风俗，在图腾文化的大家族中，这样的情形，可谓一枝独秀。

因为上述种种意蕴，在许多古典园林中，常能见到银杏的姿颜。《春渚纪闻》有载，北宋元丰年间，在都城汴梁（今开封）的皇家园林中，专门植有高大的银杏树，供王公贵胄消闲吟赏。许多闻名天下的江南私家园林中，如狮子林、拙政园等，都不乏这一片间杂着清寒意味的耀目金黄，其身姿映现在曲折幽回的阁榭庭台间，风影摇曳，碎叶参差，无数年华的缩影，徐徐映现；另外，许多清静之地，如北京潭柘寺、苏州保圣寺等，也是它自由生发的上佳空间，仿佛它是菩提树的某种化身一样。它们在无数寒暑的替换中，恒久屹立，悲悯怀心。

前文已述，“公孙树”是民间对银杏的一种敬称。其实，它还拥有多种多样的名号，说到这个话题，相关故事还是颇为丰富的。

据考证，银杏在西汉时期的名字为“枏”，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中曾有过“华枫枏栌”的描述；而在西晋时期，人们称其为“平仲”，左思在《吴都赋》中有“平仲君挺，松栢古渡”的句子。而“银杏”这个名称，来源于宋代。

以上这几个名字，都带有悠然诗情。古人在银杏身上投入了许多情思，不仅用高雅的字句来烘托其静肃的气质，还用过一个生动可爱的名号，来形象地称呼它——“鸭脚”，完全是古人根据银杏叶的形状，“象形化”命名的。诗人杨万里曾这样遣词吟咏：“深灰浅火略相遭，小苦微甘韵最高。未必鸡头如鸭脚，不妨银杏作金桃。”这些诗句中都反映出古人的生活情趣。

银杏从内到外蕴含乾坤无限，“鸭脚”的说法颇有趣意，彰显着日常生活的兴味。而银杏兼有食用与药用价值的果实，更是萦绕着质朴的、游荡于市肆之间的温情。

南宋时，重阳节前后，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的大街小巷，就有不少小贩，用炭火烘烤粒粒白果，现炒现卖，好似现在北方糖炒栗子的景象。《武林旧事》中，记载过这件事。白果甘苦夹杂的气息，在一片深挚的寒瑟中，依稀隐含着人生的况味。

无论身处哪一个空间，也无论是孤影独立，或是“群贤毕至”，银杏似乎都在同即将来临的、彻底枯寂寂寥的状态，做着静默对抗，并期望自身灿黄的光华，能够定格在时空之间……虽然，这种抗击的力量，无法违背自然的大势，但短暂的对立，似乎更能映现出其精神世界的深沉与独立。

银杏的性灵，在无尽的天地间，嵌刻入人的意识深处。生命的起承转合，在其周身的细胞中涌动，流转回环，无有息止。



国家金融信息平台

财经资讯 | 智库研报 | 数据行情
经济指数 | 金融风控 | 一带一路



扫码下载移动终端
4006-123-115
xinhuafin.com.cn